

汪壽明 潘文國著

漢語音韻學引論

顧廷龍題



少畫馬未嘗畫羊因

和畫余故戲為寫生雖不



汪壽明 潘文國著

漢語音韻學引論

顧廷龍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汉语音韵学引论

汪寿明 潘文国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张家港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6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本

ISBN7-5617-0793-2/H·061 定价 7.2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汉语音韵学	1
第二节 为什么要学习音韵学	3
第三节 怎样学习音韵学	7
第二章 语音学常识	
——学习音韵学的准备	9
第一节 发音的基本原理	9
第二节 元音的分类	11
第三节 辅音的分类	13
第四节 国际音标	16
第五节 音位和音位学	20
第三章 基本名词概念	
——学习音韵学的第一步	22
第一节 与声调有关的概念	22
第二节 与韵有关的概念	32
第三节 与声有关的概念	39
第四节 与反切有关的一些常识	46
附录: 一, 古入声常用字今音表	25
二, 韵摄、《广韵》韵目、平水韵韵目对照表	34
三, 声类发音部位异名表	42
四, 反切变读举例	53
练习	62
第四章 《广韵》体系	
——学习音韵学的阶梯	63

第一节 从《切韵》到《广韵》·····	64
第二节 《广韵》的体例和声韵类·····	71
第三节 等韵图及其作用·····	104
第四节 《广韵》等韵书的拟音问题·····	123
附录: 一, 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	72
二, 《王韵》、《广韵》反切上字分类比较表·····	80
三, 《王韵》、《广韵》反切下字分类比较表·····	88
四, 《韵镜》第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图·····	109
五, 等韵门法表·····	118
六, 《切韵》韵部诸家拟音比较表·····	130
七, 《切韵》声母诸家拟音比较表·····	134
八, 杜诗用韵情况表·····	138
练习·····	140

第五章 周秦古音

——学习音韵学的深入·····	142
第一节 古音学概说·····	142
第二节 研究周秦古音的方法·····	174
第三节 周秦古音的声调·····	191
第四节 周秦古音的韵部·····	195
第五节 周秦古音的声类·····	203
附录: 一, 清代主要古音学家古韵分部对照表·····	158
二, 古音韵部诸家拟音比较表·····	168
三, 古十七部谐声表·····	177
练习·····	218

第六章 北音学

——学习音韵学的扩展·····	220
第一节 北音韵书的产生和北音学的兴起·····	220
第二节 关于《中原音韵》的音系·····	225
第三节 《中原音韵》的声韵调系统·····	228

第四节 《中原音韵》以后的儿部北音韵书·····	237
附录: 一, 各家考定《中原音韵》声母对照表·····	230
二, 各家考定《中原音韵》韵母对照表·····	232
练习·····	246
第七章 音韵学与其他学科	
——学习音韵学的功用·····	247
第一节 音韵学与文字训诂学·····	247
第二节 音韵学与汉语史·····	264
第三节 音韵学与校勘学·····	267
第四节 音韵学与方言学、推普工作·····	272
第五节 音韵学与中国古典文学·····	280
练习·····	296
总练习·····	297
论文选题参考·····	29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什么是汉语音韵学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各个历史时期语音系统的一门科学。

在汉语中，每个汉字的读音都是一个音节，一般包括“声”和“韵”两部分。例如“中”字读 zhōng, zh 是“声”，ong 是“韵”。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字的读音除了“声”和“韵”之外，还有“调”的区别，“中”字是阴平调，它和上声调的 zhǒng、去声调的 zhòng 都有差异。音韵学要研究的就是字音的声、韵、调三方面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系统。因而，也有人把音韵学称作“声韵学”。

既然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各个时期语音系统的，也就是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那么能否将音韵学叫作“古汉语语音学”呢？我们认为不妥。因为语音学和音韵学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门学科。两者有共同点，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它们的共同点是，两者都以语音作为研究对象。

它们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研究的角度不同。语音学是从生理和物理的角度对人类的发音机制和原理进行研究，而音韵学则是从社会交际的角度对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进行研究。其次，语音学研究人类发音的规律，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因此可以有“普通语音学”；而音韵学研究某一语言内部的语音系统，有很强的特殊性，因此不存在“普通音韵学”这样的东西，只有某种语言的音韵学，如“汉语音韵学”。最后，语音学侧重于音值的描写、分析；而音韵学则侧重于音类的划分，语音系统的归纳整理。

尽管如此,然而它们两者又不是截然无关的。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使我们感到它们之间紧密的关系:一方面,语音学的研究要以音韵学的研究作为基础和归宿。任何事物的研究都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如果没有各种语言音韵系统的整理、研究和比较,就不可能有人类的普通语音学。音值的描写、分析又必须产生在音类划分的基础之上,而语音研究的结果最终又必须落实到各个具体的语言上去,为建立各个语言的音位系统服务,否则,语音分析得再精细,也没有多大价值。另一方面,音韵学的研究如果有语音学的理论指导,那就可以化难为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汉语音韵学一度曾被人称为“绝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人缺少语音学理论,不少用语言学理论很容易解释的东西,前人往往用很多话还是说不清楚,因而术语混乱,玄虚、含混之处很多。如果掌握了语音学理论,这些迷惘之处,便能得以廓清。同时,音韵学虽以音类划分为其主要内容,但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以及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需要,在审定音类的基础上,我们也还要进一步拟测其音值,这样语音学理论就更显得必要了。可以说,学好语音学最起码的理论,是学习音韵学的一个必要准备。

根据文献记载我们知道,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分辨汉字的读音了,如许慎的《说文解字》、郑玄的《三礼注》等都曾替许多汉字注了音。汉末又出现了“反切”,即采用两个字来拼读出另一个字的注音方法,这种方法魏晋以后大为盛行,韵书也就接踵而出。韵书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音韵学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到了唐宋时期,研究音韵的人又对韵书进行了分析、辨别,并根据它们声韵配合的情况制成韵图。进入明清时期,音韵学的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另辟了对周秦古音进行研究的途经。因此,前人将音韵学分为三部分: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古音学”亦称“古韵学”,是以《诗经》、《楚辞》、周秦时期的韵文及谐声字为材料,来研究周秦时期的语音系统。“今音学”所谓的“今音”,并非指今天的语音,清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说:“古今者,不定之名

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此话极是。音韵学上的“今音”，实际是指《切韵》、《广韵》一系韵书的语音；用“今音”的名称，与把唐宋以来的格律诗称为“近体诗”是同出一理。“今音学”是以研究《切韵》一系韵书为其内容的。“等韵学”本是从“今音学”中衍生出来的，它研究反切方法，对旧韵书所用的反切加以整理排列，从中归纳出音韵体系，并加以音理上的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等韵学”可以算作“今音学”的一个部分，只是由于归纳整理旧韵书的反切并绘制成韵图，内容已经不少，再加上了众多的“门法”，于是清代学者就将它单独列为一个部分了。除了“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之外，由于元朝之后，又出现了不少以北方音系为依据的韵书，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当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近代学者开始对这类韵书进行了研究，于是形成了音韵学中最为年轻的一门学科：北音学。它实际上是汉语音韵学的扩展。

第二节 为什么要学习音韵学

有人认为音韵学一点也没有用，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前人把音韵学列为“小学”的一门，而“小学”根据旧的观念又是作为经学的附庸的。段玉裁在《寄戴东原先生书（乙未十月）》中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段）注序》中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可见，古人治音韵是有一定用处的，那就是为了读经。今天，我们学习音韵学当然不再是为了读经，但还是有它的用处。

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文字的通假现象。戴东原说：“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得？”（见《六书音韵表序》）戴东原这里说的“假借”，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通假”，即用字时不写本字而取另一个声音与它相同或相近之字来代替的现象。这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点音韵学的知

识，不懂得古音通假，仍是按原来的字面去理解，那文意就难以贯通。“罢”今音读 bà，但古籍中多通假为“疲”（pí），《国语·吴语》：“今吴民既罢”，《论积贮疏》：“罢夫羸老易子而蛟其骨”，这些句子中的“罢”，若不依“疲”字去理解，仍用“罢”字的本来意义去理解，整个句子则无法理通。那么“罢”为何能通假作“疲”呢？我们根据古音常识知道，这两个字在上古时期的读音是相同的，均属歌部、并母（关于古音的部与母，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讲述），因而它们可以通假。又如，《后汉书·皇甫嵩朱雋列传》中有这样一句：“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一般的注本注为：“蛾通蚁。因为统治者认为黄巾军人数众多如蚁，故诬蔑他们为蛾贼。”这样注固然不错，但今天“蛾”音 é，“蚁”读 yǐ，为什么能够通假呢？原来“蚁”古音从“义”，而“义”又从“我”得声（“义”的繁体字为“義”），因此“蚁”、“蛾”两字古音极为相近，都是歌部、疑母，区别只是一为平声字，一为上声字罢了，它们是音近通假。显然，要是我们对古音韵常识没有一点了解，就无法认清字与字之间的音同、音近关系，也就无法了解这种通假的由来了。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论语·述而》中有这样一句：“子曰：文莫吾犹人也”。《十三经注疏》本的古注为：“莫，无也。文无者，犹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犹人者，凡言文皆不胜于人。”宋朱熹《论语集注》本断句为：“文。莫吾犹人也。”注曰：“莫，疑辞。犹人，言不能过人，而尚可以及人。”今人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本采用了吴检斋先生的意见，认为“文”是指文章，“莫”为大约之意，译为：“书本上的学问，大约我同别人差不多。”这几家都把“文”与“莫”拆开了加以解释，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似乎欠安，倒是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的解释较妥：“……燕齐谓勉强为文莫。……《方言》曰：侁莫，强也。北燕之外郊凡劳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谓之侁莫。案《说文》，恣，强也；慙，勉也；文莫即恣慙，³³假借字也。《广雅》亦云：文，强也。黽勉、密勿、亟没、文莫，皆一声之转。”音韵学中有“古无轻唇音”说，“文”在先秦时当念作重唇音明母字，所以“文”与“恣”（mín）音近，可通假。用通假的办法解释《论语》

中这句话的“文莫”二字，似更易理解它的原义。

其次，学习音韵学对我们欣赏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韵文，很有帮助。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诗歌、辞赋、词曲等都是韵文。这些韵文在当时读起来肯定非常和谐、悦耳，但由于时间的推移，语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有一部分我们今天读来会感到不押韵、不和谐。如果我们不学习一点音韵学，就不知道它们的变化，就很难欣赏这一部分诗文；如《诗·邶风·七月》五章：“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①入此室处。”其中“股、羽、宇、户、鼠、处”等字今天读来仍是押韵的，而“野、下”两字却不和谐了；再查查中古时期的《广韵》等，似乎也不入韵，但如果我们懂了一点古音常识，就可知道“野”古音近“宇”，“下”古音近“户”，它们同“股、羽”等字是押韵的，押的是上古音鱼部。屈原《离骚》开首两句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里的“降”与“庸”究竟押不押韵呢？根据古音，“降”读近“洪”，所以与“庸”也是押韵的，押的是上古音东部。唐杜牧有首《山行》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中“斜”今天音 xié，似乎与“家、花”不同韵。但在中古的唐代是否押韵呢？一查中古时代的韵书《广韵》便可知道，“斜”属平声麻韵字，“家、花”也同为麻韵字，它们在中古时属同一韵，因而《山行》一诗的首句是入韵的，全诗押的是平声麻韵。只是由于语音的变迁，一部分麻韵字的读音起了变化，所以今天读“斜”与“家、花”就不和谐了。唐柳宗元《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中“绝”今天念 jué，“灭”读 miè，“雪”音 xuě，三个字的调、韵都不尽相同，似乎不能算押韵。但如了解一点音韵学就知道，这三个字在当时都为入声字，而且同属《广韵》入声薛韵。因此，《江雪》一诗显然是押韵的，押的是中古时入声薛韵。只是由于入声的消失，入声字分别到了平、上、去三声，所以今天读这首诗时似乎不押韵了。

第三,学习音韵学也有助于我们使用某些工具书。有些工具书是以韵分部来进行编排的,如《佩文韵府》、《经籍纂诂》、《辞通》等都是按平水韵 106 韵分部;有些工具书是按古声类来进行编排的,如《经传释词》、《古书虚字集释》等。假如我们掌握了一些有关古声韵的知识,那查检起来无疑要方便得多了。还有一部分工具书,采用反切法来替字注音,如《康熙字典》、旧版《辞源》《辞海》及《中华大字典》等。假如我们有一点反切方面的知识,便可以较容易地念出要查字的读音了。如我们在读《诗·周南·卷耳》“我马瘠矣”时,不知道“瘠”的读音,一查《康熙字典》,“瘠”字下写道:“《唐韵》《集韵》《韵会》并同都切”,从反切常识即知,“同都切”为 tú,那“瘠”该念作 tú。

第四,学习音韵学,还可帮助我们校读历史文献资料。历史上有时同一个人物或同一个地方,而不同的古籍用来记载的汉字却不尽相同。如《史记》中有个“庖牺”,《汉书》里有个“伏戏”,我们要懂一点古音学,便可知道这两个写法不同的名字,其实为一个人,因为“古无轻唇音”,上古时“庖”“伏”同属重唇音。又如,《汉书》里有个地名叫“盟猪”,《史记》中有个地名叫“明都”,这两个不同的地名,实际上也是一个地方,因为“古无舌上音”,上古时舌头、舌上音不分,“猪”为舌上音,“都”为舌头音,当时它们的读音相同。

除此之外,学习音韵学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为当前的汉语规范化工作服务,为今天的方言研究服务。现代汉语中,有些方言与普通话语音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不同的方言又各具其独自の语音系统,如苏州话音系有 27 个声母,49 个韵母,7 个声调;长沙话音系有 23 个声母,40 个韵母,6 个声调;广州话音系有 20 个声母,53 个韵母,9 个声调等^①。那它们同普通话音系之间的异同有无规律可寻呢?有。只是这种不同方言间语音演变规律,必须从通过音韵学的研究才能得以找到。再说,汉语规

① 根据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

范化要从语音发展史上找到根据，也同样必须得通过音韵学的研究。

总之，音韵学决不是一门无用的学科，而是一门具有相当实用价值的科学。

第三节 怎样学习音韵学

也有人认为，音韵学是一门“绝学”，无法学懂。事实并非然。

毋庸讳言，音韵学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学。原因之一是，汉字不是音标文字，留下浩如烟海的古籍，读音究竟如何，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之二是，历代音韵学家所用的名词不完全相同，各人自立名目，常常弄得名实不清，有些名同实异，如同是“阴”“阳”，有人拿来指字调，而有人却用来指韵；也有些是名异实同，如江永说的“发声”，钱大昕说的“出声”，劳乃宣称为的“戛类”，其实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送气的塞音（b、d）、塞擦音（zh）等。原因之三是，历代有些治音韵学的学者，好凭臆立说，什么“清为阴，浊为阳，天清而地浊”，什么用阴阳五行、五脏来配五音等，玄而又玄，牵强附会。

以上种种，确实给学习音韵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可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去学，还是可以学好的。那应该怎样来学习呢？首先，应该掌握现代语音学，这是一个准备，假如不懂一点语音学，就缺少了一个可依据的基础。其次，必须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祛除妄说。第三，学习过程中要多注意比较。语言古今有同有异，同说明了语言的继承性，异说明了语言的发展变化。我们对不同时代的语言资料应多加比较，即使是同一时代的资料也要进行比较，从这些比较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四，学习时一定要加强练习，注意知识的具体运用，而不要把学习的知识仅仅看成是一种“死”的玩意儿。我们如能下苦功坚持做到这几

点,那肯定能学好音韵学的。

前面我们讲到,一般学者将音韵学分为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三部分。然而,考虑到我们这是一本概论性的教材,所以不打算按这样三部分来叙述,而是先谈谈语音学常识,因为这是学习音韵学的准备;接着谈谈音韵学的一些基本名词概念,这可以说是学习音韵学的第一步;再接下去谈谈《广韵》体系,即一般音韵学书中所说今音学的内容,在这一部分里,我们想连带地谈一谈等韵图及其作用,至于等韵学的许多“门法”,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在这本入门的教材中不作专门论述了;接着准备谈谈古音学,介绍一下古音学史及上古音的概貌;再接着谈谈北音学,简要地介绍几部较有影响的北系韵书,着重介绍《中原音韵》的声韵系统;最后,谈一点音韵学知识的运用,也就是音韵学在古汉语、方言学、文学等学科中的具体应用。

为了方便学习,我们在每章里面附了一定的有关资料,也出了一部分思考练习题,全书的最后还附了“论文选题”,供大家学习时参考。

第二章 语音学常识

——学习音韵学的准备

第一节 发音的基本原理

发音的基本原理可以从生理和物理上去分析。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语音同一切声音一样，是物体在空气中振动而产生的一种波。作为振动波，它具有振幅、振频等，因此具有四种要素，即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

音高也叫做音频，与一定时间内物体振动的频率有关。频率高的音就高，反之音就低。音高与汉语音韵最有关系的是声调。汉语调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音高的变化。前人不懂得这个道理，用钟鼓木石来比方平仄声，或者用“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这类话来描述，就显得不够科学。

音强也叫做音势，又叫音量，与物体振动的振幅有关。振幅大的音就强，也就是声音响；振幅小的音就弱，也就是声音轻。音强与音高没有关系，但缺少语音学知识的人容易把它们混在一起。上面引的“上声高呼猛烈强”，用了一个“强”字，就使人无从捉摸那个“上声”的真正调值情况。音强因素在现代汉语中有辨义作用，如北京话的轻声。比如，“大意”是“大概”的意思，而“大意”（加·表示轻声）却是“不小心”，“东西”是两个方向，而“东西”指的是物品；“八哥”是鸟名，而“八哥”是排行第八的哥哥；“兄弟”指弟弟，而“兄弟”包括哥哥和弟弟。但多数方言没有这种情况。古汉语中有没有轻声，现在还不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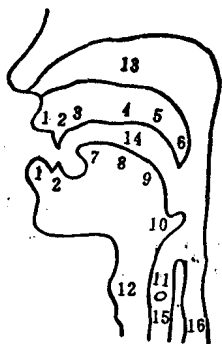
音长与物体振动的时间有关。振动时间长，音也长，否则音就

短。汉语的声调除了音高以外，与音长也有关系。纯粹音长的因素在有的汉语方言中有辨义作用，如广州话中“三”(sa:m)≠“心”(sam)，“街”(ka:i)≠“鸡”(kai)；考(ha:u)≠口(hau)。在古汉语音韵中，有人认为《广韵》中的重韵(什么是重韵，后面会说到)也是由于元音长短的不同，这个问题可以研究。

音色，又叫音质或音品，这是由声音振动的形式决定的，与发音物体，发音方法及共鸣器的形状都有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听到不同的语音，主要是由不同的音色决定的。如a、e、i的不同是由于口腔的形状不同，a、ā的不同是后者增加了鼻腔的共鸣等。学习语音学，主要是要辨明这些不同的音色是怎样造成的。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语音是气流通过人体的发音器官产生的。一切声音的产生和传播都需要有振动的物体、空气和共鸣器这几个条件。人体的发音器官正好具备了这几个部分：肺是产生气流的，没有气流就不能发声，气流量的大小和发音时间的长短决定音强和音长；声带是发音体，声带的紧或松决定声音的频率，也就是音高；口腔和鼻腔是共鸣器，配合不同的发音方法，共同构成不同的音色。口腔中舌头的调节，在音色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由于音色是语音研究的重点，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发音器官各部位的名称

下面是发音器官的简图：



- | | |
|-------|---------|
| 1 上下唇 | 9 舌根 |
| 2 上下齿 | 10 会厌软骨 |
| 3 齿龈 | 11 声带 |
| 4 硬腭 | 12 喉头 |
| 5 软腭 | 13 鼻腔 |
| 6 小舌 | 14 口腔 |
| 7 舌尖 | 15 气管 |
| 8 舌面 | 16 食道 |

及其在发音中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发音的生理现象，我国古代早就有了阐述。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医书《黄帝内经·灵枢》第十卷中的“忧患无言”章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壅垂者，音声之关也；颧颞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①

内中“悬壅垂”和“颧(gāng)颞”分别指小舌和鼻腔。可见古人对发音器官的认识很早，只是还不够精密。

第二节 元音的分类

人类发出的语音可以从各个角度出发去分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元音和辅音的分别。

元音和辅音的区别主要在于，发元音时气流从肺部流出来以后，没有经过任何阻碍和摩擦，只是依靠口部的动作和舌位的移动来造成不同的音色；而在发辅音时，气流流出后要受到唇、舌、齿、颚等发音器官通过接触造成的阻碍，或通过接近造成的摩擦。在语言中，元音是构成音节的主要因素，而辅音通常不能单独构成音节。不过也有例外，如辅音中 m、n、ŋ 等鼻音和边音 l，有时也可以单独构成音节，这是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们在发音时也没有受到阻碍，性质接近元音的缘故。

元音主要是通过调节口、舌等发音器官来造成不同音色的，因此可以按发音器官的动作来进行分类。发音器官中只有唇、舌、下颚和声带是可以活动的，由于发元音时声带都颤动，最后一项可以排除。前面三项中，舌的动作又有前后移动和上下移动两种，因此总共可从四个角度来分析元音。

^①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二十二子》1030 页。